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第二十七種

寫在前面

這本書正如我的命運似的多災多難，牠是這樣地難產，論起時間來的確有點驚人，在六年前就已經寫好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的生活了；但那時我絕沒有想到要出什麼自傳的，也許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的原故。我始終覺得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實在沒有出版自傳的必要。去年暑假從日本歸來經過上海時，良友的編輯要求我把牠在良友出版，爲了經濟的壓迫，我當時也曾想到如果回到故鄉——新化——去住些時，也許在那寂靜的簡單的環境裏，我可寫一點過去值得紀念的生活出來的。誰知後來又跑去南寧當教書匠去了，在那種白天上課，晚上閱卷的時間中，不但沒有寫文章

的心情，而且連寫好了一點舊稿，都沒有時間來修改。今年回到長沙，我下決心要在三月底以前完成這部稿子，不料這可恨的腦病，又偏偏和我做對，每天寫不上三千字就暈眩得抬不起頭來；加以素來健康的特突然大病了一場，我一面要侍候他的湯藥，一面又要招待來探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學生諸君，我那時心亂如麻，有時忙得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自然，寫文章這回事，早已置諸腦後了。

半月以後，特慢慢地恢復了健康，而我又病了！不得已，只好寫信給良友解約不出版了，但良友方面說廣告早已登載出來，不能失信於讀者，所以只好匆忙地完成了自傳的上部寄給他們。

當讀者諸君看到這部東西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失望的，因為這祇是我生活的一部份，而又因了寫此書的時間先後相隔太久的原故，所以有許多地方不相連貫。最使我痛恨的，是在東京被難的那次，被敵人沒收了三萬餘字的大學生活。我有這樣的怪性：無論寫什麼文章，只能一次寫成，如

果遺失了再補寫，這在我簡直比上天還難。因此自傳的上部就只寫到漂流到上海爲止。本來還想繼續寫點來到上海以後的生活，但爲了病，只好中止，且留待以後有機會再寫吧。

很對不起讀者諸君，在本書第五章家庭監獄裏，曾漏了一段比較有趣味的故事，現在且寫一點與牠有關係的話在下面吧。

是去年的秋天，一個大雨滂沱的黃昏，有四位在南甯粵華小學唸書的小朋友淋着雨來訪問我，其中一個叫做唐少鳳的忽然問我：

『我們很想知道你第四次逃奔是怎樣實現的？』

我當時怔了一下，睜大了眼睛呆望着她們，竟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因爲我想不到她會問我這麼一個難題的。停了很久，我似乎很難爲情地帶着不自然的音調回答她們：

『這是一個很祕密的故事，我從沒有向問起我的人公開過，但我今天要忠實地告訴你們，我是扮演了一幕新娘子戲才逃出來的。』

『是真的嗎？那麼用什麼方法逃走呢？』

她們一齊驚訝地問，這時我只笑了一笑，再也不開口了。一直等到她們着急得要跳起來的時候，才回答她們說：

『暫時給你們一個預約吧，過些時我將詳細地寫出來給你們看。』
究竟希望是能騙人的，雖然她們得到的是那麼一個渺茫的預約，然而終於帶着滿意的，愉快的微笑而回去了。

這次在婦女生活上看到白薇坐紅轎子做新娘的那段自傳，我不覺哈哈地大笑起來，原來我還有一個同志！很想把自己那次演傀儡戲的經過也寫點出來，但爲了某種環境所限制，只好留待將來再補寫。

我最佩服鄧肯自傳和大地的女兒，她們那種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寫，的確是珍貴的不可多得的寫實之作。然而中國的環境不比歐美，甚至連日本都不如，（林芙美子的放浪記，寫她自己流浪的生活，和鄧肯自傳，大地的女兒一樣坦白。）但我並不害怕，我將照着自己的胆量寫下去，不怕社

會的毀謗與攻擊，我寫我的，管他幹什麼呢？

三年來，我沒有出版過一本東西，今年能夠印出這本和湖南的風，都是特的力量促成的。我應該爲他給與我的鼓勵與安慰，更努力創作有力的作品，獻給這將要來到的偉大底新時代！

冰瑩一九三六，五月廿八夜於新化守園。



最近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新秋的氣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被抱在祖母懷中的鳳寶寶（我的乳名）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臉是慘白的，憂鬱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平，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

祖母說着恐嚇的話，輕輕地拍着寶寶入睡。

目次

寫在前面

.....一

第一章 幼年時代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三

我的家庭

.....九

黃金的兒童時代

.....一五

採茶女

.....二一

紡紗的姑娘

.....二五

痛苦的第一聲

.....二九

第二章 小學時代

我幼時的學校生活

.....三七

第三章 中學時代

近視眼先生·····	三九
未成功的自殺·····	四八
小學時代的生活·····	五四
第一次鬧風潮·····	五六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六三
在樓上示威·····	六七
中學時代的生活·····	八一
外婆校長·····	八三
「刹那的印象」·····	九一
同性愛的糾紛·····	九五
情書貼在佈告處·····	一〇八

第四章 從軍時代

作文打零分·····	一三
鬥爭生活的開始·····	一八
初戀·····	二一
當兵去！·····	三一
鄉飽姥追火車·····	三六
被開除了·····	四五
入伍·····	五五
「打破戀愛夢」·····	六五
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	七〇
血的五月·····	七六
出發·····	八二

第五章 家庭監獄

「從軍日記」	一八八
三個老囚犯	一九二
夜間行軍	二〇三
解散的前夜	二一二
歸來	二一九
被母親關起來了	二二四
沒收信件	二五三
朝南嶽	二五七
慘痛的惡耗	二七〇
祕密會議	二七七
第一次逃奔	二八三

第六章 飄流

第二次逃奔·····	二九六
第三次逃奔·····	三〇四
入獄·····	三一七
小學教員·····	三三三
恐怖之夜·····	三四五
奇異的茶房·····	三七〇

第一章

幼年時代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新秋的氣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被抱在祖母懷中的鳳寶寶（我的乳名）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臉是慘白的，憂鬱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

祖母說着恐嚇的話，輕輕地拍着寶寶入睡。

「我……我不怕打，她爲什麼不打死我呢？」

我的話說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親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親，終於忍着氣沒有做聲。

「寶寶，你以後不要淘氣了，你娘爲你不知受過多少苦。記一記吧，你把銅錢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嚥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斷了氣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沫滾流，你母親急得爬過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請水師（醫生），她在別人面前像瘋了似的磕着頭說：「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犧牲。」後來銅錢吞下肚裏了，她又怕銅吸出了血，於你的生命有妨礙，又特地着人到寶慶去買了幾十斤茱萸來給你吃，而且每次檢查你的大便，看銅錢有否出來。又有一次你爲了去弄屋樑上的燕子窩，從樓上掉下來，臉摔破了，氣也斷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覺，你母親急得眼淚雙流，趕快一面請水師，一面跪在菩薩面前求靈水：「神啊，我的鳳寶寶如果有災難，就降給我吧，一切我來替代她，祇要保佑她康